



陈引驰(左)与彭敏(右)在活动现场。摄影/任强

## 【公开课】

大唐的记忆承载于唐诗之上。尽管隔了千百年,诗中的场景和情感,与现代人之间并无不可跨越的屏障。奇峻恬静之景,快意低落之事,依然不断引领我们走进唐诗的世界,去赏味格律中的音韵之美,品悟诗行间的动人共鸣。8月18日下午,2018文景文艺季上,《中国最美古诗文》编著者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与《诗刊》编辑彭敏,共同探讨“今人如何品唐诗”。

## 今人如何品唐诗

## 背过的诗词,理解了才是自己的

陈引驰认为“诗就是要背的”,律诗、绝句能背最好是背。学诗词,读是非常重要的,特别是要出声音,由此可以知道诗歌的气脉是怎么走的。古时候的私塾先生教古诗也是“不求甚解”,先领着学生摇头晃脑地读、记,学生一开始也不能完全理解诗词的内容,但是一方面“书读百遍,其义自见”,另一方面,一旦记住了,才会化为自己的东西。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,对这些在很小的时候就熟记于心的文字的理解,会越来越深刻。

对于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,背诵古诗是否有意义?陈引驰的观点是,中国的诗实际上有生命之美,小孩子自有经验。小孩子

可以先读诗,读熟了能背最好,等他认识个把字了,即使不能确切地知道这首诗的意思,大概讲的是什么还是能了解的,比如这个写春天,这个写秋天,这个写欢乐的感情,这个写悲哀的感情,小孩子是明白的,下一步再跟他讲字句词篇。

不过,陈引驰也指出,现在出现的新问题是教育过度。诗歌的基础教育很重要,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文化语言和文化记忆,但记诵不必贪多。《老子》讲“多则惑,少则得”,少了才能得到,多了就迷惑了。“古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,我们对传统的了解,其实都存在一个怎么去吸取它、怎么主动地去把握它的问题。不

是说有这样一部经典,我们一字一句全背下来了,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了。”现在的教育希望孩子记得越多越好,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,就已经可以识一千多个字,但是把这些字连词成篇,小孩子不一定能够理解,因为年龄和阅历都还跟不上。

基础教育的语文课本中增加了古诗文的比例,因为语文课不仅仅是识字,还要知道中国的传统是什么样的,中国最精妙的语言是什么样的,这是一种文化认同。陈引驰给学生讲课,假想三十年以后两个同学在纽约的街头相遇,一句“海内存知己”可能就是他们共同的文化记忆,互相之间认同的重要凭借。

## 玩“诗词混搭”提高诗词兴趣

彭敏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看电视剧《日月神侠》,惊叹于张卫健饰演的男主角以一首打油诗向女主角表白,从而开始读诗词、背诗词,到后来真的爱诗、写诗,还成为《诗刊》编辑。他直言在当今时代,喜欢文学是特别需要勇气的,尤其是喜欢诗歌这种没有多少现实回报、纯粹是精神爱好的东西。

今人如何品唐诗?除了从文学史的比较严肃的角度进行研究,彭敏提到了一个比较好玩的方法,就是诗词混搭。比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安能辨我是雄雌。”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“红酥手,黄藤酒,两个黄鹂鸣翠柳。”“长亭外,古道边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这种诗词赏玩法,其实是古人早已有之的“集句诗”,作者只有博闻强记,集成的诗才能既无斧凿之气,意义又相连贯。一个比较经典的对句就出自宋代的王安石。唐代有一个诗歌残句“风定花犹落”,一直没人对出下句,王安石对了“风定花犹落,鸟鸣山更幽”。原句“蝉噪林

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,上下句只是一意;而“风定花犹落,鸟鸣山更幽”上句乃静中有动,下句中更有静,意境上更加匹配。李贺也有一个名句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,到了北宋,石曼卿对出了“天若有情天亦老,月若无恨月常圆”。文天祥专门玩杜甫的集句诗,所有的材料都来自杜甫的诗歌,打乱后重新组合,仍然很完美。像古人这样,以混搭的方式玩味诗词,可能也是我们今人贴近古诗词、提高对诗词兴趣的一种方式。

## 品味和创作诗词离不开日常生活

古今品诗有一些情理的相通之处,尊重传统和带入日常生活经验并不矛盾。每个时代,人性是相似的,人的思想感情、命运遭遇,也有很多惊人的相似。所以唐代诗人发出的感慨,今天读了仍然会有共鸣。

彭敏举例说,唐代诗人李商隐用“嗟余听鼓应官去,走马兰台类转蓬”表达不想上班的心情,但是一查银行卡余额,发现还是得上班,这个时候的心情真是——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夸一个女孩子美,我们可以说“春风十里扬州路,卷上珠帘总不如。”认清一个“渣

男”的真面目,让他滚,该怎么说呢?“闻君有两意,故来相决绝。”再比如失恋了,可以说“从此无心爱良夜,任他明月下西楼”,把那种淡淡的忧伤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陈引驰教授也认同这一点,唐代诗人的很多诗都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来的,写诗本就是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类似于今天写博客、微博、微信。即使是诗人,写的诗也都是很日常的。比如“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白居易对刘十九说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要下雪了,我这

儿有一个小火炉,你来吧,这里有酒喝。《长恨歌》在今天看来,更像是白居易在跟朋友讲唐明皇和杨贵妃的“八卦”,不过“八卦”的技巧比较高,要写一首诗。我们面对古人的诗歌,也要用一个很平常的态度来对待。

唐诗宋词的语言系统,表达方式,跟我们今人的生活还是有很大不同,今人进行诗词创作,光读唐诗宋词是不够的,彭敏认为,还要读当代诗人的优秀作品,“不然我们每天吹着空调,用着苹果手机,写的诗却是杨柳、明月、红莲这些东西,可能显得有些奇怪”。

## 【读经典】

《浮生六记》：  
浮生若此

□李北山

1801年的春天,苏州人沈复为父母不容,举家迁出寄人篱下,生活难以继,去找一个做幕僚的老朋友借钱。衣衫褴褛,不好意思到人家衙门中去,只好写封信约出来见面。朋友很好,“慨助十金”。他揣着钱回家,路过虞山,早听说这里风光好,于是就揣着三百铜钱去了。先信步到虞山书院,景色撩人,极尽幽趣。有人卖茶,买了杯碧螺春尝尝,赞叹不已。他又让卖茶的人做向导,游览“虞山最佳处”,到最险峻处,“挽袖卷衣,猿攀而上,直造其巅”。连卖茶的都感慨:“游兴之豪,未见有如君者。”兴之所至,他又邀请卖茶的人在路边野店喝了几杯。太阳就要落山,临回家还拾了十几块有趣的石头背着。愁苦之中尚且有此快游,真是快意人生。

沈复生在一个幕僚之家,多情重诺,爽直不羁,他读书也没考过功名,做生意赔得一塌糊涂,最不济的时候就卖画为生,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给人做幕僚,有时候还处不好复杂的人际关系被人辞退,有点败家,有点落魄,有一帮损友,幸运的是娶了一个好老婆,姓陈名芸,当时家里人都叫她芸娘。芸娘既善良又贤淑,和沈复感情好,难得的是她一生都在用好奇和有趣的眼光看这个世界。她会女扮男装跟老公去逛不许女性参加的乡间庙会,还会在老公外出时,偷跑出来跟他泛舟太湖,只为看一看这大千世界。他们在船上和渔家女猜拳行令,醍醐痛饮,玩得很嗨,简直就是放浪形骸。过几天有闺蜜前来告状,说你老公前几天带着两个妓女在船上胡闹了。她笑着说:“是有这么回事,其中一个就是我。”

沈复在做幕僚时跟人前往日本,大概是在惊涛骇浪中,想起了已经去世的芸娘,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快乐,想起他们的穷困潦倒和自己的颠沛流离,有感于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之感,就记下这些故事,既不想过留诸后世,也未想以此博名,仅慰藉平生而已。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《浮生六记》。

我在一个冬天正午的阳光中随手翻到这本书,竟致手不能释卷,书中弥漫的真情令那些平实的文字绚烂至极。爱情之外,是沈复和陈芸对生活的热爱,他们的热爱是那么平实而持久,他们眼中一切皆有趣,他们也是有趣的人。

他们在贫贱之中还能如此兴致勃勃地生活,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一起,他们的爱情激发了对生活的热爱。他们拥有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,这爱情

既不曲折离奇,也无惊天动地,既不忧伤哀婉,也无缠绵悱恻,只是平淡,真实,它不是出现在书本中的,不是诗词、曲牌或者话本,不是《西厢记》或者《红楼梦》,它只是庸常的生活。但这生活是如此诗意,以至于在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史中光芒四射,在人性的诗篇中熠熠生辉。

他们的爱情始于一碗粥。

沈复的舅舅家有一个女儿,叫陈芸,字淑珍,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,家里贫穷。但她从小聪慧,不仅好学,而且从十几岁就能够凭女红供给家用。沈复与她同岁,比她小十个月,从小就叫她芸姐,两小无猜。十三岁那年,沈复随母亲到舅舅家去,心性情愫,对母亲说,您要是为儿子娶媳的话,我非芸姐不娶。母亲也喜爱陈芸的柔和,就订下了这门亲事。这年冬天,陈芸的堂姐出嫁,沈复又随母亲前往舅舅家。这天夜里,他们去城外送亲,返回时已经三更。沈复饥饿难耐,婢姬拿来枣脯,他觉得太甜,不想吃。这时候,芸姐偷偷牵着他的手,把他拉到自己的房间,她竟藏了一碗暖粥,还有小菜。结果被陈芸的堂兄撞见,说:“刚才我找你要粥吃,你说没了,原来是藏在这里给你的情郎吃啊。”全家上下哗笑。沈复还有点孩子气,竟负气先回家了。自吃粥被嘲,沈复再去舅舅家,芸姐就躲着不见他了,直到几年后他们结婚。

新婚之夜他们必定谈到了生命中的那碗粥,而且在以后的生活中多次提及,一碗粥成为他们爱情的一个永远的注脚,并成为他们向往有来生的一个快乐的话题。

李白在诗中吟咏: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”即使穷困潦倒,沈复与陈芸依然兴致勃勃地生活在这人世;即便颠沛流离,他们依然不离不弃地厮守在这红尘中。兴致勃勃地活在这人世,做一个有趣的人,并始终对世界充满热爱。这些与财富、与声名、与成功似乎并无必然关联。我曾为此撰联曰——

布衣暖,饭菜饱,一室雍雍,优游泉石,红尘中存世外之趣

山水依,琴瑟和,君子陶陶,笑谈三生,人世间有烟火神仙

《浮生六记》,这是极少数我称之为“伟大的书”中最小的一本,但就在这最小的书中,记载着这世界上最庸常的生活,记载着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。